

不足辱大夫。然寡人每見子，即不能不悲悼。大夫盡適大國乎？亞之對曰：臣無狀，肺腑公室，待罪右庶長，不能從死。公主幸免罪戾，使得歸骨父母國。臣不忘君恩，如日將去，公追酒高會，聲秦聲舞，秦舞舞者擊髀拊脾，嗚嗚而音有不快，聲甚怨。公執酒亞之前曰：子願此聲少善，願沈郎廣揚歌以塞別。公命越進筆硯，亞之受命立為歌辭曰：擊髀舞，恨滿煙光無處所，淚如雨，欲擬著辭不成語。金鳳銜紅舊綉衣，幾度宮中同看舞。人間春日正歡樂，日暮東風何處去。歌卒，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。四座皆泣。既再拜辭去，公復命至翠微宮，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，時見珠翠遺碎階下，窗紗檀點依然。宮人泣對亞之，亞之感咽良久，因題宮門詩曰：君王多感放東歸，從此秦宮不復期。春景日傷秦喪主，落花如雨淚臙脂。竟別去，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，出關已送吏曰：公命蓋此，且去。亞之與別語未卒，忽驚覺臥邸舍，明日亞之為友人崔九萬具道之。九萬博陵人，諳古，謂余曰：皇覽云：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，非其神靈憑乎？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，說如九萬言，嗚呼！弄玉既僊矣，惡

又死乎。

張生又見靈異記

有張生者，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，以饑寒，一旦別妻子遊河朔。五年方還，自河朔還汴州，晚出鄭州門，到板橋，已昏黑矣。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，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，賓客五六人，方宴飲。次生乃下驢以詣之，相去十餘步，見其妻亦在坐中，與賓客語笑方洽。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，見有長鬚者持盃，請措大夫人歌。生之妻文學之家，幼習詩禮，甚有篇詠，欲不為唱。四座勤請，乃歌曰：歎衰草絡緯聲切切，良人一去不復還。今夕坐愁鬢如雪，長鬚云：勞歌一盃，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。張妻曰：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？長鬚持一籌，飭云：請置觥，有拒請歌者，飲一鍾。歌舊詞中笑語，准此罰。於是張妻又歌曰：勸君酒，君莫辭，落花徒繞枝，流水無返期。莫恃少年時，少年能幾時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，請歌。張妻不悅，沉吟良久，乃歌曰：怨空閨，秋日亦難暮，夫婿斷音書，遙天鴈空度。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，張妻連唱三四曲，聲氣不續，沉吟未唱間，長鬚拋觥云：不

合推辭，乃酌一鍾。張妻涕泣而飲，復唱送胡人酒曰：切切夕風急，露滋庭草濕。良人去不回，焉知掩閨泣。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：夜已久，恐不得從容，即當睽索，無辭一曲，便望歌之。又唱云：螢火穿白楊，悲風入荒草。疑是夢中遊，愁迷故園道。酒至張妻，長鬚歌以送之。云：花前始相見，花下又相送。何必言夢中，人生盡如夢。酒至紫衣胡人，復請歌云：須有艷意，張妻低頭未唱間，長鬚又拋一觥。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，擊之中長鬚頭，再發一瓦，中妻額，闕然無所見。張君謂其妻已卒，慟哭連夜而歸。及明至門，家人驚喜出迎。張君問其妻，婢僕曰：娘子夜交頭痛，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，曰：昨夜夢草莽之處，有六七八人，遍令飲酒，各請歌。奴凡歌六七曲，有長鬚者頻拋觥，方飲次，外有發瓦來，第二中奴額，因驚覺，乃頭痛，張君因知昨夜所見，乃妻夢耳。

仙更傳

太上隱者

陶真白

丹陽陶宏景，字通明，母初娠，夢青龍出懷，及生，標異，因讀葛洪神仙傳，便有志於養生。每言仰視青雲白日，不

以為遠。年十七，與江數褚炫劉俊，為宋朝昇明四友。仕齊，歷諸王侍讀，年二十餘，稍服食，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，精行道要，乃拜表解職，答詔優歎，賜與甚厚。公卿祖之於征虜亭，供帳甚盛，咸云：宋齊以來，未有斯事。遂入茅山，又得楊許真書，遂登巖告靜，自稱華陽隱居。書疏亦以此代姓名。造三層樓，棲止，身居其上。弟子居中，接賓於下。齊高祖問之曰：山中何所有？宏景以詩答曰：山中何所有，嶺上多白雲。只可自怡悅，不堪持寄君。高祖賞之，尤好著述，長於詮正，謬偽。著太清經一名，劍經凡學道術者，皆須有好劍，鏡隨身。又說于將莫邪劍，皆以銅鑄，非鐵也。造渾天儀，轉之與天相會。及梁武帝受命，帝既早與交遊，手勅咨迓。先生因畫二牛，一散放於水間，一著金籠，一人執繩，以杖驅之。帝笑曰：此人欲効曳尾龜，豈可致邪？其時每有大事，無不前陳。時人謂之山中宰相。以大同初獻二刀，一名善勝，一名成勝，為佳寶。先生嘗作詩云：夷甫任散誕，平叔坐譚空。不信昭陽殿，化作單于宮。其時人皆談空理，不習武事。侯景之難，一如所言。